

## 母亲的土地

□闫自超

夕花朝拾>>>

生活手记>>>

## 老军被

□高延平

离开部队20多年，身上的兵味愈发淡了，除了相册里保留下来的青春与绿色，时间已将许多当年的见证无情地带走。每每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“过去”时，才发现“过去”真的就那么淡淡地过去了，连个声响都不曾听见。对我而言，当兵那个阶段，是人生路上无法复制的印记。

入冬，妻子在家打扫卫生时翻出来一条黄色泛白的棉被，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在铺着地砖的地面上。我看到它孤零零地被放在冰凉的地上，心里竟有隐隐的痛：想当年，背着它离京出关，曾给了我无尽的温暖！那一刻，心里犹如五味瓶被打翻。我说：这个要留下，还没有盖够呢。老婆看着我，眼睛里柔柔的：还没盖够？又开始想当年了？

说归说，她还是把棉被抱到一把椅子上，轻轻地走了。在一起生活了20年，我对部队生活的那一分挚爱，她了解。

记忆回到了军营年代。入伍第一天，新兵们从里到外穿得一水儿新，在操场参加第一次集合后，蜂拥来到库房领取棉被褥。喜笑颜开的新兵这边肩膀上搭着被子，那边肩膀上搭着褥子，四散走着，有的兵鼻涕流下来，顺势在被子上擦一把，我都看傻了。我的天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生动的肢体语言。

拥着被子睡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清晨班里“风云突变”，作为新生活的“序曲”，新兵们跟着老兵学习“整内务”，其中一项，是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得有模有样。班长领着老兵给我们作示范，几分钟后，一床被子经过老兵那双粗壮的大手捏来捏去，方方正正地被摆在床上，角是角棱是棱，线条流畅，犹如一件大气的工艺品，真的像“一块切好的老豆腐”。老兵不言语，站在床边接受我们崇敬的目光。新兵则不由自主地扭过身子看着我们自己的“被窝”，真丑啊，一个个松松垮垮毫无章法地瘫在大通铺上。

于是，一屋子新兵开始没头没脑地摆弄自己的被子，脱了鞋的脚丫子散发的臭味满屋子都是。那可是十几双穿在绿胶鞋里的脚丫子，威力巨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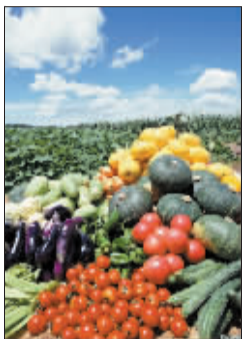
班长是北京人，第一天，看着我们收拾后依旧胖头胖脑的被子，脸如半开的花儿，嘴里说着：没事儿，别急，开始都这样。过了两天，他的语调就变了：麻溜的，这有什么难的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在老兵们的指导下，在采用了石块压、木板夹等一系列办法后，我们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些日子里，一排排方方正正的绿军被，陪我们度过了新兵生活。

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我们下到老连队。我背着背包离开北京，出山海关，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。在那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这条绿军被伴我经历了许多第一次。至今，被头上还有一大块深色的痕迹，那是我为了免于过多拆洗被子而缝上的一大块布头留下的影子，也是我第一次飞针走线。

当然，还记得在每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中队大院里少不了横七竖八地拉起一条条背包带，上面搭满了绿色的被子，在那个纯男性的世界里，温暖的阳光覆盖了许多年轻人第一次青春萌动的痕迹。

大多数曾经当过兵的人，在脱下军装的日子里，军营的味道，是他们永久的寄托与怀念。几十年间，云飞云散，韶华不再，唯有军营那绿色的光环，注定要照耀我们走过一生。



城里人玩开心农场是为休闲，母亲种地却是为了收获富足和幸福。

母亲来城里照看我的女儿，已经快半年了。离开家乡，天天住高楼里，烦闷是难免的。母亲总嫌时间过得慢，天天算日子，像小孩一样期盼过年。因为过年时，我们要回老家去，母亲就能看到她无比熟悉和亲切的土地了。

为了给母亲解闷，我做梦都在想办法。一天，见妻子正在网上收菜，我灵机一动，何不让母亲学学上网，玩玩开心农场？

接下来，我和妻子极力撺掇母亲在网上种菜、收菜和偷菜，可是不论我们怎么努力，母亲就是不为所动。母亲说：“这不当吃不当喝的，瞎耽误工夫，还费眼睛，偷来偷去太没人情味。哪像咱老家，家家都有菜地，种啥收啥。谁家缺个什么菜，招呼一声，随意到邻家菜地摘些就是了。”

老家乡亲就是这样，自给自足，互助互爱。谁家摘下了新鲜菜，左邻右舍的灶间都会飘出同样的菜香。不像我们在城里住了多年，却不知邻居姓什么。

在老家时，母亲将房前屋后都辟成了菜地，种下一畦畦的白菜、萝卜、辣椒、韭、葱、蒜，绕墙的是丝瓜、南瓜、梅豆，院里种的是花卉、果树，这景象着实比城里的混凝土建筑养眼。丰收后，母亲就将菜、果往邻家送一些，有时还到镇上卖点儿，都是纯绿色食品，很受欢迎。母亲勤快，看到土地闲置着就心疼。前些年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土地没人愿意种，撂荒了不少，母亲就将这些土地收罗到自己手里，竟有一二十亩。在她的悉心照料下，那些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。

临来城里时，母亲放心不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生怕父亲照顾不周那些庄稼和菜地。她时常在电话里说：“千万莫让鸡鸭刨了，长草了该锄了，天旱了该浇了。”她人在城里，心在地里。

城里人玩开心农场是为休闲，母亲种地却是为了收获富足和幸福。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理解母亲，现在，我也开始期盼过年了。

## 等待那场雪

□张玉霞

人在旅途>>>



我在等待，等待着亲人的归来以及那一场久违的诗意盎然的雪。

那一场久违的雪，还是没有下下来。从阳历新年到阴历新年，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在等待一个美好的梦。

也许雪太善解人意，它在等待一场温馨的浪漫。飘飘雪花中，从北疆归来的人，牵着我的手，漫步在茫茫雪海中，寻找那梅花预示的春天。

也许，我会和亲爱的他做一个简易的雪橇，拉着我们可爱的女儿，陶醉在那漫天洁白的世界里。女儿头戴红色的帽子，仰着红红的小脸，一串串笑声，如清脆的鸟鸣，从她那红嘟嘟的小嘴中飘出，响彻在空旷的雪野。

想起雪，就想起了白色雪原，想起一个山东画家，专门画雪。想在白色的雪原画出美丽的色彩，就要用对对比色。寒山中，雪飘落，山腰上，绿意漾；或者，寒塘中，雪片片，丹顶鹤，对天鸣。多

美的意境啊！

想起雪，也想起了东北的雪雕。有人物，有骏马，有古堡。在那晶莹剔透的造型中，展示着作者的独具匠心。

想起雪，便想起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。这个美丽的故事，伴随着女儿快乐的童年……

还记得冬日的北疆，漫漫雪原，一片洁白，几头牛在低头寻觅。一种希望，一种坚持，无畏寒天冻地，风吹雪飞，坚守着心中永不破灭的希望。

等待的眼神是热切的。风雪夜归人，渴求家中暖。雪夜的一盏灯，照亮归家路。

我在等待，等待着亲人的归来以及那一场久违的诗意盎然的雪，还有雪橇上风铃一般甜美清脆的笑声。

## 茶中人生

□张贺

若有所思>>>



常有朋友问我，什么样的茶是好茶。我回答：适合你口味的就是好茶。

常喝普洱茶，深谙其中真味，遂推荐与朋友共品。但朋友中真正喜普洱茶者甚少。

一日，我泡熟茶给朋友，并介绍：此茶名老黄片，喝时口中有种枣的香味，故又名“枣香”，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散熟普。红如酒色的茶汤在盏中流转，朋友们认真品尝后，有的说，有种怪味；有的说，没有味道；有的说，不如铁观音，没有一人喝出其枣香味。听得众人说，我暗想，是否我手法有误令茶味没泡出来？我连忙举盏品饮，顿感茶汤滑口、润喉回甘、枣香味浓醇。为什么人的口感差异会这么大呢？

想到金兆的一篇文章《一朵化成千万朵》，文中说：“一个貌仅中资的女人在热恋着她的男人眼里，无异天仙之美。一朵花，甲喜爱得人迷，乙、丙、丁却不一定欣赏。这说明美没有一个客观标准，美感因人而异。”我想品茶与个人喜好也有关系。就像吃饭，每个人的口

味不同，有人喜川菜、湘菜，有人喜粤菜、杭帮菜。口味又会随年龄、经历所改变。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喜好味重、香咸辣的食物，追求的是味觉的刺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这时候便知道健康的重要，开始真心接受低脂肪的健康而清淡的食物了。

常有朋友问我，什么样的茶是好茶。我回答：适合你口味的就是好茶。这和茶的价格、品种没有关系。再好、再贵的茶你喝不惯也是白搭。品茶和饮食的选择，其实和每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甚至出身都有一定的关系。就像年轻时听不进“起居有节，饮食有常”一样，到了中老年你力不从心时，自然明白了“有节”和“有常”的重要性。口味的变化和自身的体验与人生经历，最后都化为个人感受，化为对一盏茶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就像一首古诗中所写：“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浅深。”